

山西通志

册十九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十五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韓愈



旨修輯

藝文

四

題跋

銘

箴

疏引

唐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

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 二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甚久謂嵩曰未熟乎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

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旣專則搜研愈至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故能銜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宋

書魏賈逵碑後

歐陽修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畧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歎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畧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著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題方山李長者故居

張商英

予元祐戊辰奉使河東行太原屬縣訪方山瞻李長者像至則荒茅蔽嶺數十里前後無人烟有古破殿屋三間長者堂三間村僧一名丐食於縣未嘗在山予於破竹經架中得長者修行決疑論四卷十元六相論一卷十二緣生論一卷梵夾如新從此遂頓悟華嚴宗旨邑人以予知其長者也相與勸勉擇集賢嶺下改建今昭化院予去彼三十年有住持僧宗悟來言方山非昔日方山也松栢林木高大盛茂不植而生皆應古記又於長者造論處發見龕臺以磚石甃砌前建軒閣古迹歷然僧徒粥飯不求於外游人庶士不絕於道相公開基始悟亡先師願得相公隻字以為法門之光予曰汝持戒人也必不妄語可自記其實以傳後人政和戊戌十月望日題付宗悟

書狄武襄事

蘇軾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詠詒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白樂天集後

蘇轍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瘁惕然有瘴暘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

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旣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舉士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世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間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

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旣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旣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于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旣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

子瞻兄... 元...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蒞茲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額所自父老有言今侍御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安文美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為之紀亟命工刊石於以表應潤神之靈於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勵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溫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蕤賓前一日謁講主標月老人經留二宿登臨觀覽奇峰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跡又源祠

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一笑青山頂未受二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石以紀其末

明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即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

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准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楠祭文淵李源道鄧文淵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至汴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傳書云

五洲 跋帝堯碑

歸有光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

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薛文清公行實錄纂跋

曹于汴

文清夫子吾明之大儒也產於吾鄉若此其甚近也然論其世而師友之者則亦鮮矣夫子學聖人而未嘗不欲人之共學不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之學也聖人人也自外於聖是自外於人也而可乎稷竹東任公纂著夫子之行實成錄將授劄劂氏公之人人欲人人學夫子也學夫子者學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志願不偉哉吁嗟茲錄出而吾鄉之文清夫子接踵矣是公之大造吾鄉以迨天下後世也

書知非語

絳李子命其所著曰知非語伯玉五十知非淵明亦曰覺今是而昨非顧是非何常之有由賜之所是顏閔之所非由賜之所非顏閔之所是夷惠之所是孔子之所非夷惠之所非孔子之所是君子孜孜進學月有異焉月之是非異也歲不同焉歲之是非不同也日新者日知其非也日日新者日日知非也日日知非者日日知也譬鏡之照未磨時一妍媸旣磨時一妍媸磨之又磨又一妍媸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五
題薛文清公像

文清先生臨終題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通字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讀書爲此尚論先
王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

國朝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文成爲第一
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
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
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
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
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

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
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
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
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
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
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
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識宅有火光無稽之
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
皇詞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
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
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
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

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孫奇逢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 七
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
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
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
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
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
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
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
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
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
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開正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
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
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

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
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
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
與大叅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
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

書曹月川先生傳後

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元
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夫子請配孔子之廟而祀于
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噫
可謂文之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于乾父坤母下推極於
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
之月川子于太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辨其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五 藝文 三
一則所以効忠于考亭者良工心獨苦不知者謂與紫陽爲
難則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

絳帖平跋

朱彝尊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
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
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攬我心也堯章于
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
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
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襖帖偏旁
考保母墓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
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
卷榮芭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一卷而今要不可見矣

惜哉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
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
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
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
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
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
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
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
語首三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
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
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
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弘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
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
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
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
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
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

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遊擊將軍
上柱國李諲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
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
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
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臚臘祭此謂有
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
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焉
黛色興雲致雨侷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
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
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

歲在強圉協
洽秋八月朔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

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
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
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
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
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
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
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
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
五年二月者卽光啟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
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

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
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
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
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
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鬪職方
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劔南十數州上
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真况百世
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
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
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
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
之文爲可寶也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栢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謁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卽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

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搯搯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搯之以畚

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毅所傳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

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士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釋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暉所爲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五
樸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裏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憚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棊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憚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卽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於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卽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憚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爲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廻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棊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廻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旣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秘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秘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

則朝以死觀其懷印卧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旣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茲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卽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五
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
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
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
弃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
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
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于
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祗祭上帝於南郊二月癸
亥鴻臚寺序班周教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
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
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
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
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洪密勅蓋明宗踐位
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曰退避無所愧怍良多嗚呼五
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
字觀書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
也

書溫嶠傳後

畢振姬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易其
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爲之嶠後追爲母服議定君臣母子
之大倫絕裾以爲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又不以事徵之

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屬嶠勸進母故持之
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
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箕澹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
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所得料而自主也

漢

車銘

馮衍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車左銘

傅毅

盧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
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元覽於道永思
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
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式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約禮以
華國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佚匪盤於
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歆然
若虛

晉

反金人銘

孫洪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
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
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蹠為濁夷柳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
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
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
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
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
說周廟于言爲虫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太平山銘

孫綽

巍峩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竒峰挺嶠上干翠霞下籠丹
壑有士冥遊默往竒托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旣覲止渙焉
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帶被以青松洒
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唐

晉祠銘

唐太宗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攸居非親
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啟化是知公侔分陝奕葉之慶彌彰道
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誕靈周室降德鄴都疏派天潢
分枝璇極經仁緯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高明之質
括滄溟而爲量體弘潤之資德乃民宗望爲國範故能協隆
鼎祚贊七百之洪基光啟維城開一匡之霸業旣而古今革
運舟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泯世移千祀而遺烈猶
存元化曠而無名神理幽而靡窳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
世匡民如顯如晦臨汾川而降祉構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
鄙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耻崑閩之非竒落月低於桂筵流
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巨鎮參墟襟帶邊方標臨朔土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五
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天聳翠霞無機而散錦峰
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孤巖宵朗松蘿曳影重豁晝昏碧霧
紫煙鬱古今之色元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
溽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焉飛禽
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
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
是宅豈如羅浮之島投嶺南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
秀之質而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竒託神威而爲固加
以飛泉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貞操任方
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芳猷之無絕年傾不
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澗懷冰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
非疏勒之可方豈瀑布之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碧

海黃河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莫能
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爲珍仰神居之肅清想徽
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壇衢玉帛豐粢連箱於廟
闕網緼靈氣仰之而彌高昭晰神光望之而愈肅潛通元化
不爽於錙銖感應明徵有愈於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爲
馨惟德是依豈筐篚之爲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四海騰
波三光戢耀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誠心
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舉風電以長驅籠天池而遐
掩一戎大定六合爲家雖鷹籙受圖彰於天池而克昌洪業
實賴神功故知茫茫萬頃必俟雲雨之澤鬼鬼五岳必延塵
壤之資雖九歲登年由乎播種千尋聳日本籍崇基然而不
雨不雲則有淡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覆之憂雖立本於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之獨運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所以巡往蹟賽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
而肅志若夫照車十二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饈山集此乃
庸鄙是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猷於不朽
盡荆山之玉鑄美德於無窮召彼雨師弘茲惠澤命斯風伯
揚此清塵使地祇仰德於金門山靈受化於元闕括九仙而
警衛擁百神以前驅俾洪威振於六幽合譽光於千載豈若
高唐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銘
云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啟慶留名剪桐
頌土逸翮孤映清飈自舉藩屏維寧邦家攸序傳暉竹帛降
臨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元化潛流
洪恩遐振沉沉清廟肅肅靈壇松低羽蓋雲掛仙冠霧筵霄

碧霞帳晨丹戶花冬桂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古林殘泉涌
湍縈瀉砌分庭非撓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澗曲流平翻
霞散錦倒日澄明水開一鏡風激千聲既瞻清潔載想貞忠
濯茲塵穢瑩此心靈倚歎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
匱天地可極神武靡墜萬代千齡芳猷永嗣

宸扈銘

唐德宗

天生蒸人性質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
君九域茫茫萬情紘紘目不備覩耳難備聞覩之聞之矧又
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
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縱爾欲罔載爾僞體道崇德
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
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

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竒技淫巧放珍禽異獸敬之慎之天其永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福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勢厲階斯起垂旒蔽明黈纁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大業兢兢

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戒斯言寘於坐隅

台衡銘

天列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作礪帝者之盛時維陶唐乃聞疇咨側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泰運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羣克砥平四方維衛及英啟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蹇昂昂偉茲衆材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興廢係於時主主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方伯入爲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依惟才是求人
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版築夷吾射鈞任之不疑千載垂休
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維哲王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昧于理
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實維
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
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扶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
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
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傅巖銘

呂溫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爲瑞王在於
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袞之服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慙大哉

邈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同乎天地傳說之德通
乎神明何感動訢合如此其易厥後唯文王以兆用太公自
漁父而登國師白旄一麾光定天下抑其隣歟由茲而遷莫
不先顯後幽右賢左德勒以漢秩束於周行使特達自致之
士無聞焉吁可歎也夫以天驥之才而造父馭之則必翼輕
軒凌高衢風翔雷邁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忌權
竒務牽束挫盛氣頓逸足使遵乎尋常之躅則終歲疾驅望
駑駘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難
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誠以特達爲心
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契盡入其庭
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况氤氲之中乎恍惚之際乎貞元
九年予自鎬徂洛息駕於虞虢之間外墟瞰原髣髴其地遠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跡雖昧清風若存想說命三篇幾墜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
何乃作銘曰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
播氣世祚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傳說說始胥靡武丁卽作德
通神交忽夢如寤若帝導我期於顛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
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
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策傳巖脫然鵬升作霖時和奮楫
川程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愷攀堯微
舜曷階阿衡干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難哉何如夢中
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時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
說乃在恍惚揭銘摘光萬古不沒

宋

訓廉銘

宋真宗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肆彼貪虐與豺虎
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追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
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

訓刑銘

民吾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
子明謹刑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滅棄
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興聽朕言式克欽止

德威堂銘

并序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唯仁宗英宗神
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
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
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
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
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
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
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
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
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
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
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
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
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

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
威乎公之子孫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
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
德威而銘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
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
訓之

清安堂銘

并序

劉煥

夫官郡所以庇民祿廩所以養廉凡在食祿者敢忘祇慎况
位高身寵祿厚家溫當朝夕思警以圖報稱猶恐不逮而反
貪墨取禍喪身不其惑與君子則不然行則思義不爲利回
故能保其祿位無終身之憂使後世稱爲清白吏以此遺其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子孫不亦厚乎清白之與濁固有間矣濁其貪也貪則徇財
臨事必私禍惟自召將喪亡之不免如欲求安其何以能也
清其廉也廉則寡欲臨事必公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至夢寐
亦安豈有傾危之禍哉噫與其濁富寧爲清貧是以古人處
心欲清酌貪泉而心不易也大定庚子來守是郡顧公舍中
堂頽敝不葺久矣於是革故鼎新財用皆出於官工役不勞
於民告成之日額以清安非敢遺戒於後人卽以自警云銘
曰官有六計爲本清廉何常弗思貪墨無厭廉保祿位貪速
禍敗堂名清安以爲警戒

國朝

聞過銘

曹續祖

常人有過患不自知忠告善道良友是資世不古處面諛互

欺後言訕笑矢口兒嬉惟讐訐者洩忿懷私怒罵切責盡言
無遺情似難堪實乃吾師慎毋爭辨諱疾忌醫入耳警心三
反再思無則加勉有則改之

漢

冀州箴

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碣
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靡沸汙汙
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
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明初魏中之精專三出而餘尚溫臨尚溫姑惠普當計五效

愛爾謹言箴人盡歸之重則克集漢之全誓自薛故瑄不交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

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
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
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
蒼天志武引行慎微箴行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
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
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
理靡虧

菜根箴

桑拱陽

人在兩間參兩天地古今流芳志節先立立志何云咬茲菜
根爲賢爲聖品由斯存溫飽爲輕道義爲重常變死生厥有

定命嗤彼俗子外物役心聲華世味馳逐縈神自謂從權狗
欲無害靡利薰心全品敗壞得意一時失脚終身在尋直尺
甘作小人爾欲立身菜根咬斷矢志堅貞努力道岍飯糗茹
草土簋土碗神聖爲此志氣清明陋巷簞瓢尼山蔬水千載
以來孰知斯味藜藿可採薇蕨可嘗餘芬尚在齒頰猶香斷
齏凝粥冒雨剪韭道味恒親天真嚼咀萬變弗撓百折勿憂
紛華濃郁纖芥罔留刁鋸鼎鑊學須有主一介必嚴弗與弗
取萬鐘不辨飢渴害心視彼芻豢寧若野芹世味旣遠真味
乃出冲然澹然露根內裕識趣高脫骨力堅凝賢關聖域追
步芳蹤砥柱波流百事可做旋轉經綸揮霍在手一真爲宰
觸境自如掀揭事業浮雲太虛不爲有爲不動迺動豎立天
壤總此定性請貞終始勿媿素心戒哉勉哉視爾常箴

靜極堂箴

於惟三才均主乎靜太乙常居列星環共品物露生方儀鎮
定人生而靜曰維天性形生神發感物而動百慮紛雜欲動
情勝虧厥霸根全體受病惟聖立極仁義中正靜而無偏動
而順應循理爲靜從欲爲動物念坐馳齋居市井欲寡神清
虛明運用未發觀復危坐持敬良背忘身退藏密證晤對千
秋褒彈忠佞萬物靜觀四時佳興靜以存心天君提柄靜以
養氣百體從合靜以研幾真妄炯炯靜以接物周旋畢中惟
靜則虛太空可並惟靜則明靄臺如鏡動靜交培靜存尤重
省事簡緣冥參性境勿墮頑空勿滋馳騁龍蟄存神蠖屈始
動斗室吉祥百霧退聽心逸日休神化可竟可立天心可奠
民命化育流行橐籥在衷主靜立極是謂神聖勗哉幽居三

復當省

金

擇義軍爲三等疏

必蘭阿魯帶

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
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
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
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
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
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
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

明

正士人中履疏

王家屏

服美於人書以爲誠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文王
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緼袍卽古帝王聖賢身無加飾豈徒崇
道德之潤抑以肅容止之觀服堯則堯服桀則桀胡可苟也
邇來世教陵夷士風浮靡巾鞶詭異衣履纖妍丈夫而襲婦
女之裝士子而被倡優之飾耻心盡喪雅道淪亡轉相效尤
良可痛恨吾里唐虞故壤猶存儉嗇之風燕趙多豪羞作輕
佻之態頗知禮而思義不隨俗而習非乃頃矜弁之中間有
純袴之子唐巾京履炫耀街衢鶴髦狐裘翱翔鬢序衆方指
議而竊笑彼且覲面而招搖父兄不禁其冶游師友不匡其
燕僻任情自恣名檢以之積隳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
後生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
忝托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烝髦士而交

儆尚其澹泊以明志朴素以裊躬衣錦而存尚絅之心被褐
而珍懷玉之守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敗禮
而敗度道充爲貴將篤實而光輝盛德日新自高明而廣大
豈須紛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勉效忠忱庶懲陋習

玉溪引

有序

常倫

玉溪溪似玉也有二義焉溪色玉色溪聲玉聲澶淵王
子公濟德可玉比因取以自稱溪在沁予沁人也故
嘗托琴心以寫其趣其詞曰

紫芝榮晚冥鴻且秋坐盤石兮臨溪流素琴高張神宇逍遙
目波光之粲玉耳瓏璫兮聲幽想像溪仙兮德明潤而道腴
汪汪湯湯激揚徽音振清冷而莫與儔乃宮商參發角徵雜
操心得手敏景合典符但覺其寫真播妙於五絃坐忘乎浮

世之煩憂願緘此曲於芙蓉之玉匣將以遺溪仙兮登遠遊
復宿山房校書條約引

王濬初

伏念先少保文端公起自詞林荐登揆席螭頭載筆紬石室
金匱之藏虎觀談經披廣厦細旃之論黼藻而賁帝制綸綍
以渙天言上自郊廟朝廷以及部寺臺省諸凡謨議總屬文
章間游戲翰墨之娛寫諸琬琰或徵信記載之體勒彼貞珉
其鴻章大篇世共珍爲拱璧卽單詞隻字人競寶若碎金詎
意歲在龍蛇賦成鵬鳥獲麟絕筆誰續春秋積蠹殘編空陳
日月茂陵遺稿應來漢詔之求汲冢舊文懼有周書之賈圖
壽諸梓以廣其傳手澤猶存心神爲愴窺斑測蠹知膚淺之
足羞亥豕魯魚豈荒迷之能辯敢徼大筆校使成編庶幾在
笥之遺永作藏山之副立言不朽錫類無窮矣所有條約列

在左房

柳柳州文鈔引

茅坤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
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
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古語及左氏春
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亦千
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
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屢欬者久之再覽鈞鉅潭諸
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竒矣哉予錄書
啟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
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釐爲十二卷
按柳州平淮雅與饒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

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卜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太申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書 象耕鳥耘辨

陸龜蒙

世傳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形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

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敲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元 愚天不豈肯補父之圖是言何也又野人稱其為堯
賦景晉恭世子申生辨 賦 虛言平世子曰不可 斬 雷 榮 始 姓

古之賢者不幸而處君臣父子之變苟有定見以決之身後之毀譽所不暇計也昔驪姬譖世子申生以大逆獻公信之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六
遂殺其傅杜原欵殺其傅是將殺世子也故懼而奔新城公
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公安驪
姬是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
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嗚呼申生不惟愛其君親
而又念及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能之乎欲亡於他
國而又惡被此弑君之名不若死之爲愈也若夫身後之毀
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曰自殺
而曰晉侯殺之聖人所以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之論申生
者或有咎之之辭不知據于何書說者曰書晉侯惡其用讒
名申生斥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春秋據實事而

直書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公者此已定之稱也若專
以名稱爵號爲褒貶此又非聖人所以作春秋之義也經書
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之彰明較著也今不遵經而臆爲之
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之言而爲之褒貶聖人之志果如是
乎衛太子伋不逃父命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
之而不咎之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
生之風者必有悚懼之心是以有功于萬世也又安得而咎
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爲不多矣未聞有妄言而釋
其寃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於此而生于彼宜乎申生不能
免于死也

宋史本志云晉侯黃帝史官不
衣未辨史皇氏官也又韋昭云皇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

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蒼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傳元皇甫謐等遽以爲皇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爲史官爾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能至黃帝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爲得之矣雖然三五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

疏張揖書云倉頡爲帝王生于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列史皇氏則知揖書爲有據者衛氏慎到以爲包羲之前斯不誣也粵復訂之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諦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塋壻勒紀者于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昔夷吾言于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

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于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及見則自無懷而上既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得云人臣之號哉

堯舜禹非諡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弃契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爲以名著邪古之人要不爲是抱也予述路史旣推堯舜禹爲之名矣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

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爲諡鮮有以爲名者曰否皆名也諡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諡出皇帝然實出于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諡法知之也死諡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觀善也世有諡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羈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弃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諡則弃契垂益夔龍一皆爲諡而後可有鰥在下曰虞舜是豈鰥而在下已有諡乎彼則又曰此

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
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
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諡而後帝乎
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名是古未嘗以爲
諡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爲名其受
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
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
繼明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
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
曰嗟重華之不可迂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侯亦曰文命德
盛俊又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
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

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所本矣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
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
言之則允迪當爲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
禹臯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云
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此史官之曰而祇承于帝曰者乃禹言
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旣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
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
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爾故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
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
如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
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
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或曰孟子爲信則謀蓋都君皇甫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六
謚既以爲舜之字矣奚爲廢之則又非也楊雄韓愈李翱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爾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抑又論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爲義斯之謂矣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果足以作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

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爲不遜昧去就也甚矣

明出書西南流出於嶺南之水黑水出嶺南流於嶺南之水黃山河源辨 嶺南之水出嶺南流於嶺南之水王天鏊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于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

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椽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于西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兩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

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

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禾木珠樹玉樹元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麗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于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不得不爲之

辨

禹之禹甄辨

王翰

夏治西去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村民掘地得甄方尺餘而中畫爲一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勛臣歲豐登穀路無饑人雖累千百不異人傳謂禹所陶者人人爭寶之或至千里易以重貨苟得以爲厚惠將以遺人難事可濟元末多事夏當衝要使臣絡繹至縣則求于縣官縣官亦責於民於是上下病焉當時名公巨儒無有辨之者豈非愛異好奇之過也哉予竊爲辨之按書斷之字起於蒼頡之鳥跡書也歷至禹亦不能不小變豈容有篆哉篆始于周宣王史籀之所爲今以諸石本考之尤爲明白今遂以篆爲禹時書此不可信者一也詳其文義膚淺又不類謨謀

之古雅此不可信者三也難者曰禹臣舜出處必有同於舜者陶甄之事豈非同於陶河濱之事乎曰舜禹聖則同出處貴賤有所不同何則瞽瞍爲匹夫而舜爲之子且不得其親其窮可知耕稼陶漁之事不得不爲也鯀者堯之方伯禹爲之子以父爲方伯子爲陶冶可乎此不可信者三也禹都安邑是城卽禹都也卽稱都必舜崩而禹卽天子位矣安有爲天子而爲陶冶之事哉此不可信者四也觀其文皆紀德頌功之語海內勛臣之稱以君施於臣可也禹豈可以自稱爲臣而謂有功於海內也哉此不可信者五也又曰稱臣者謂之益也如後世券文誓辭之謂也曰以當時考之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未嘗有此豈至禹獨爲之乎乃春秋秦漢之所爲三代豈有是哉是不可信者六也又按史記禹卽位一年而

薦益於天後七年而禹巡狩而崩禹在位時益未有所爲也詎可以海內勛臣虛美之乎觀於孟子可知此不可信者七也謂用之于葬瓦棺紙衣未必爲瓦甕之侈勒銘藏之乃東漢已後之事今甄散在四野不一處得之竊疑故城與司馬公墓近當時葬公之時必陶於近處用之餘者旣無所措則必瘞之詳于文義字畫頗近似之不然何不見于宋之前而得於宋之後何不聞諸載記而謬於傳聞其不爲禹時也必矣予姑辨之以解後來之惑

國朝明徵事外補遺各書公徵錄云公素親水澤而
明鉢王恭襄立朝辨文辭書之外補遺李中馥
註品於後原以傳信非以傳疑衡品於前不可過疑不可過
信有顯功者隱慝不必搜也有大疵者積勞尚可贖也原邑

恭襄王公所歷事者武廟肅廟多事之朝也公宗社是安勲業爛焉參之前代未易多數何通紀所載有善結權奸之書耶檢卷至此不能不致辨焉云投刺劉瑾賄瑾記室每帖至逸之卽還瑾伏誅朝臣各有名帖公獨無云公素暱朱寧銜彭澤澤惡寧每聲辱之公語寧不信匿寧屏後以言激澤令詈罵之以實其語云歷未五載公孤三進寵錫之靈輿援之力也嗟哉王公似無說以處此矣余謂伎倆精於逢迎者名利所由迫心術攻乎寤陷者事業何由隆公名利之情最淡事業之著最隆檢卷至此惡能禁余之不致辨也翻覆深求覺媚瑾投刺固矣賄行帖返得乎瑾之記室瑾之心腹爪牙也爲瑾自甚於爲公初求返帖尚可適然付之至次至再而疑心生矣念帖必求返是誠何心哉明明慮已之禍及計瑾

之敗露此情識透不唯弗應必將挾公爲奇貨如余所見魏璫左右於最無影者捏爲方景陽之符咒絕不涉者羅爲顧同寅之擇齣擁要地獲厚實瑾之記室獨不能計及此也此余之所以辨也寧澤之事陰借劍於寧陽市交於澤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事卽涉真胡所紀者有屏匿朱寧與寧使在坐之舛耶屏匿真在坐誣矣在坐真屏匿誣矣一事旣各載之不同兩紀果何從之是確此余之所以辨也朝廷九天九淵之升墜恩威原自不測公不五載而三進公孤或出聖意或出權奸是未可知觀文清薛公之參知政府知者言宜爲拜酬薛公曰焉有受爵天朝而拜恩私室者乎不拜因而落職公之寵錫果係權奸自酬拜之不遑如不酬拜必斥逐之不寘此余之所以辨也通紀所書胡爲哉余有說

焉從來才者忌功者忌敢任者忌有一於此忌所不免公則備焉公評邱文莊衍義補謂能博不能約邱公間世之英尚以此評况邱公右者是才爲人忌宸濠不軌中外俱無人色公獨自如必待諸臣遑遑莫措公徐曰贛撫王伯安久任上游正候寧變數日可以授首果如所算衆雖共服衆實共嫌是功爲人忌至土魯番之降花馬池之復陝西一邊其功已立三邊奏議言言石畫諸鎮要害攸分當事功罪立見惟社稷克承擔當不避是敢任爲人所忌况與首輔廷和楊公甚左疏劾楊公可斬楊公內侍迎立之功外侍門生故吏之衆親侍子升菴公鼎望文壇於紀聞見而秉筆者何難於託也公飭躬大方居心太刻不喜南人紀聞見而秉筆者又無俟於託也安見通紀之書不出於此者就逆濠一案公之人品

心術更自昭然濠初輦金長安結識大臣之有望者輒數千金壽無不腹果公毫無所染其淡於利者如此後濠擒叙功王文成自疏追狐逐兔者臣發縱指使者瓊公若留心世券可得公獨不撓心其淡於名者又如此若是乎誣公者之卽可以楊公解也楊公善誣人者也梁公厚齋何如人哉尚以復護衛誣之矧與公有銜乎乃善誣者之慣以誣行也若是乎爲公陷澤之卽可於彭公求也彭公善陷人者也嗾薛侃以上疏指夏言以起草令侃備極諸刑欲以鍛鍊成獄致夏言不甘與張孚敬排入殿中閹者不納上意稍悟次日復審令孚敬不親鞠所空坐閣中夏公之寃始白激罵之狡何異嗾疏之狡匿屏之工不殊指草之王乃善陷者之慣以陷行也楊彭原一氣之歡王公受兩衝之敵余檢卷至此安得不

倦倦致辨也晉學使益軒呂公以此革公鄉賢從祀太原諸
公具呈曰在文成尚錫三等之命圭豈恭襄不保貫爐之香
火呈入復迎從祀余勒是辨果可焉人人爲投杼之信也可
卽否焉人人爲弓影之疑也亦可同聲之和不欲續之是則
余之爲余而已矣續史者參之

平爲五穀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
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穀羊皮爲人
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
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
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屢屢歌云百里奚初娶我
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

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
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
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
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
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
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
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穀羊皮贖之楚
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穀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
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穀微物楚人豈貪之乎
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

北周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七

非風黃帝見廣成子贊

庾信

治身紫府問政青邱龍湖鼎沒丹竈珠流踈雲即雨落木先
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武丁迎傅說贊

虞田路斷辭潤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
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成王刻桐葉封虞贊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
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鉏麇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
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唐

聖應圖贊

張九齡

臣聞啟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
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於土黨也或托
數於雲物或効靈於卜筮天之意旨叮嚀垂象惟恐後時而
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挺走馳騁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
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而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爾自後
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迹以瑞非常之后
以决如神之策至於再三明必信耳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
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千艘辨修窄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互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日如堆如阜或捩或捩或磨或切縷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歲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岍襟束於中渾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

隘新法旣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於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五
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彀弓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元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重圍搖輓轡而百萬洞開驅橐駝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慴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薦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鏃曰賈予餘勇挺身以餌之耽耽虺虺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殼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反視咫尺旋翫心卽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

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兔聯鷺鷁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窳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局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於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旣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憬彼山戎噬我封畧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眈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籍據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七
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枕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
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卽莊俟鬪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
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援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
四方羣虎旣夷狄人來降收闔罷扃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
畏其靈

秋梁公立廬陵王傳贊

并序

呂溫

梁公以武氏篡盜國命如綴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
耻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開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
力雖盛莫之敢闕周復爲唐繫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
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
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據
憤而讚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變與唐屈伸妖
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闔闢有期命先我時
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臨終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穆若清風嶷然
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高申公士廉贊

維岳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矢孝友因天德爲邦基行厚人
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誕天配婚媾之中雲龍
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諫武撥亂弼文開泰遏彼庸蜀薦
鍾澆季文翁之化皆掃於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
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
勲理冠羣吏全才大器於鏢厥懿

唐莒公儉贊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猗歟莒公王佐之
才間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興振
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
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裴度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畫鵬贊

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
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鷲禽之英
黑鷗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
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
造物不必宵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藉藉知名薛

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三賢贊

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
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
厥後果然宜其有贊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
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正介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

并序

穆員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虎實
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旣致於
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
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
愛儀可象赫咍中來菁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六
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熾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
聲成文六乃爲頌俾凡今之人色斯而覩奧聽之而知理水
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焉山爲具瞻表師尹之重焉贊曰赫咍
人望時維國紀偉量川停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
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五代詩中兼吏部尚書裴公書贊

太宗李衛公勲德贊

失名

有隋之末羣盜熾熾帝震怒發太白照野將有聖人兵定天
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於中原王者
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奉天之罰手付金鉞俾
往式遏不庭刈殺如颺發發如火烈烈摧枯鑠雪應鼓如截
遠如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

同氛禳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
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

宋

狄梁公贊

范仲淹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
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
字懷英太原人也又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
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
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
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
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千年垂光
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司馬溫公像贊

朱熹

爲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武安王贊

黃茂才

氣蓋世勇而強萬衆中刺顏良身歸漢義益彰位上將威莫當吳人詐失不防質諸心吾何傷嚴廟貌爵封王佐我宋司雨賜禱而應弭災荒名與澤蒙泉長

元

華池廟贊

李天爵

神之乘龍兮來自穹蒼巍然當座兮萬夫瞻望聽視臧否兮秘密難量崇之卽應兮淑靈孔彰觀其功德兮炳日之光仰其廟貌兮白雲之鄉觚稜崔巍兮鳳舞帷幕森陰兮龍藏崑

山之石兮玉爲礎豫章之材兮虹爲梁俯瞰井邑兮下土宮移兜率兮上方司曹居職以匡輔兮兩廡分列以駕行夜有幽冥之刑兮搖金鐵之鏗鏘民皆得其露宿兮竄貪餐之豺狼山鬼號泣兮月滿長廊徒隸怪狀兮呵禁不祥神儀莊肅兮畏以秋霜歲祀豐美兮濟濟皇皇咸被其祐兮百沴自禳事之千載兮壽隆而康至元二十七年孟秋下旬三日明

司馬溫公像贊

方孝孺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時未可爲萬鍾不受時逢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
寒竹贊

桑拱陽

有斐君子厥德有四吾欲友之結盟終始中虛而靜外直而
堅亭亭獨上勁骨參天吾友爾賢踈圃栽培夜氣滋長旣中
且和清風透爽吾友爾養未出有節上達彌高雨雪晦明獨
立不撓吾友爾操應蟄而起遇屯而止棲鳳爲龍蕭韶時至
吾友爾時竹溪六逸樊鄰於狂恐玷爾琳瑯竹林七賢病流
於放恐負爾堅剛資爾全德對我芸窓日新月盛杏雨蓮香

松風贊

習靜山齋歲寒尚友彼美君子周旋良久大冬深雪霜操黛
色森森千丈孤芳皎潔友爾高節古致臨風鶴舞琴鳴踈濤
滴翠綠蔭滿庭友爾風清鬱鬱葱葱干霄持正清廟明堂爲
樑爲棟友爾品重蓬蒿被困大夫侈封何加何損四序常青

友爾德恒啖松茹栢病類於元賴有爾繩愆執松談柄亦墮
於禪幸有爾矯偏貞我素志法爾靜專尼山在望檜栢同堅

王虎谷三立祠祀鄉賢贊

閔煦

英敏豪邁廉靜剛方學傳古今道期賢聖屢䟽弊政觸權要
而氣不撓再秉文衡畫禮儀而士以奮多方教誨感服於六
館之情悉意拊循造施夫一鎮之福惓惓忠愛之忱赫赫才
德之華

曹月川先生贊

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
人美哉君子光耀日新

王瑞庭先生像贊

倪元璐

腹五車書旣試爲吏則亦匪厨腰五斗令能和其民則亦匪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三
磬亦不黃耆峴山之碑則是其壽亦不顯位西平有子則是其貴淮清王寧郭璞筮之三槐列庭吾告王子爾考爾型夙夜敬止

郭林宗贊 并引

孫繼魯

先生大都高蹈中郎備矣乃身栖白屋心在彤庭殄瘁有嗟中郎無述良以後漢傾頽磐石搖動退聊邱壑進室經綸委質未通聘珍得已如曾居鼎宰物攬轡分符旣正君臣莫逃天地橫流砥柱豈讓諸人獨憾丹書約牋白馬盟寒英雄異延攬之秋黨人丁禁錮之會芳香蕪穢氛祲彌漫東已失明西何得吉斯是留神載籍啓發友生馳譽當年流芳後世豈先生之淵意哉惟中郎之作碑銘屬時方重忌諱詞雖麗則意遂沉淪俾先生大隱弗明致後進長思靡定假以全身爲

是則龍逢比干失在夏殷若謂濟世爲非則長沮桀溺賢於孔孟先生有道夫豈懵然固知見幾正憂國也爰述贊曰嗟哉先生逢時讒慝鳳伏鳧翔颺回霧塞煉石無補杞國徒憂辟舉托疾肥遯靈修巖穴栖栖經生比比明哲葆光矯強不已敷求漢庭董子其人或出或處易地同神

前將軍漢壽亭侯贊

王世貞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掖七軍甫滄六師遂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與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賤與歸命之璧而相後
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
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
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霍光贊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輿四闢兆心中渙赤靈所綏天啟輪
臺顧復冲子靡慰予懷爰諏誓御爰及博陸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磾乃抱孺子乃撫蒸黎民毋枕革以
卽衽席工商流通農蠶舉職褒節尚璽遏封外人孤誠上假
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罹大喪九有晏然四垂不崩黜昏立
明阿衡是法勲塞宇宙忠昭日月孽由女作禍自勢萌黃腸
未乾赤族已成乾戒亢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

張侍郎昂贊

忠矣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既泄大事以
傾公平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閔貢贊

閔貢仲叔含菽飲水同郡周黨遺之生菜受而不食晚家安
邑病須肉味日買猪肝一片令爲給置仲叔問其故歎以口
腹累鑿坏而遁乃客於沛

趙衰贊

并序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
詩書於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
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
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踈後之郤穀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民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焰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穀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旣匡亡人以反晉轅曰子餘勛大夫於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穀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

贊淑節敢告丞公

高叅軍魏贊

高旣宏識曾亦強辨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鵬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厖狗隱曷變

明太傅質菴韓公贊

邢大道

司徒任官兩朝執政闔豎亂常九閭請命撻批鱗之禍身以報主而危釋累卵之憂國以剔奸而靖論定蓋棺諡曰忠定

又贊

三朝受知排難決疑吐膽而揚眉一疏謫奸持危扶顛捋鬚而昂肩疇曰甯子之愚公之未死衛國能全其軀疇曰比干之仁卽公而死殉國不愛其身以此論公是曰偉人魏公裔人昭代養士三百年一人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六
太守箕峰衛公贊

謂嚴而明包孝肅之名謂寬而仁歐陽文忠之倫兩者擬公未概公善求當其人曰趙清獻畫之所爲夜必告天一琴一鶴行橐蕭然

少鶴山人自贊

爾骨則癯爾形則削晚澗寒鴻秋山羸鶴羞比翼於鳳凰豈同羣於燕雀月峽雲汀煙霄霧壑一迴一翔一飲一啄不知爾者爾未覩上林之春其知爾者爾庶幾脫世網之樂國朝

重修學廟贊

魏象樞

聖道之大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微不通無幽不照學者仰止宮墻自少至老日用飲食五常萬善孰敢不敬守我孔

子家法哉廣靈貧邑學廟久傾絃誦間歇今邑侯焦公來蒞茲邑能知大體首先倡捐而鼎新之以崇祀事課諸生典禮備文教興矣工成屬余一言爲之贊贊曰讀聖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任銷沉修蘭若損多金世俗江河已到今彈丸邑窮子衿仰止宮墻歲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葺還愁力不任嗟乎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范太孺人節烈贊

并引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寺副裴公希度母也不生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精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受尚方劔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優劣

辛復元徵君贊

并引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先生名全字復元絳州人明徵君以布衣設教河汾著書三十六種尚書李日宣特薦不仕正心誠意希聖希賢言與行顧行在言先羽翼洙泗庶幾真傳秉彝同好師厥遺編

蔡忠襄公傳贊

畢振姬

外史氏曰白孕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駱之逆觸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曾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欺世哉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趨起爲解任聽勘視昔龍塲驛丞何如哉

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尚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鄩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膽落於汪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死封疆爲其覺也愈於跪伏馬前受官號跋巡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畧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以其饑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敗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久持獻忠不欲先用其衆於兩敵之間卒情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也詔良玉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有哉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賀必走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爲韓陵之爾朱弗績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饑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陽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河北山西糧道賊豈敢越我而西哉賊旣西犯潼關林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繞關後何知勇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司存師行而糧不踵軍棄之也大帥棄師貫死先後督師無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

晉

聘士徐君墓頌

并序

孫綽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音徽遠播殮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撫然有感悽然增傷夫風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

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前宋

河清頌

并序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必考績於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勲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樸牛文螭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背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蠻貊懷

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脇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翼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邱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肓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呂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

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舞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遘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啟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也誅箠羯黠束桑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匹抑又聞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

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躋命潤色騰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縣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輦繡成錦粉績嶺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流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望周躡殷蹶唐轍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治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垌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龜鼎遷宋元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
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
變一物有違戚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
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藉餽酬秋羊封堦春幣嬰耄兼梁鰥
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齒
折訟推田野族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驚文憲精
弘戎容犀利樞鈴明審程鑿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覲桴鼓
凝埃烽驛垂轡銷我張戟歸爲農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隴
首西南渤尾東北赭赭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隼印棘
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溥化光民阜財盛班白行謠青綺高
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苴德宿
宵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閩戶外拓瑞木朋生祥

禽輩作薰風蕩閩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斯
偉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閔貺遐年澄波帶
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彝都降眡驪淵朱宮
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
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
聞諸師說天竦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
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訏謨布簡師言盈室滅有綿祀清無
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
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
磐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旣平洪河旣清大人在
止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

齊州陳中書

卷二百一十六

藝文

三

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并序

孫 述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泱泱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于公古之良吏曹也東海祠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名不僞立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爲政有異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蒞於是邦祗通明命弘敷令典教之誨之養之育之俾夫闔境之內靡清風漸膏雨醉純德飽話言若卜筮之是孚如草木之允殖用克畏慕外於大繇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於皇時邁雷轂萬乘雲旗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偏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

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西頃除道爲九達或總或秣或薪或櫛或饗或餼或糧或糗爨之踏踏積之栗栗其崇如牖其比如櫛皆先之以方畧繼之以生聚因吏祿之竒贏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與繇是邑無征令鄉無斂法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業人所謂勤而不德施而弗費雖小必濟不亦宜乎抑又聞之居簡則易於德綏處煩則難於柔克大抵皆是其誰不然公始自知供迨於卒業不鞭一卒不貫一吏繩責勿用鐫譙無施禮以生其恭悅以盡其力役不再令事無後期雖子文治兵之舉叔敖城圻之政類能比德曷足稱多洎鑿輿反旆旌別淑慝監頓使劉日正勸農使盧怡並奏公理行第一議者以爲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有聞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旣滋甚功無已時公以爲執事
諉上者非至公之法也便文自營者非盡忠之計也亦旣成
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磨至
從公於邁祁祁如雲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
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蔬食以同其烹飪野次以均其燥
濕板築競勤馨鼓弗勝克鞏而成匪亟而速以浹辰之役興
百倍之利澹災革弊人到於今賴焉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
虛言矣公之方在河上也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爲宣州刺史
公悼其功之不成且懼人之休息未及宣布周之密之公撫
巡如初食厲不輟及堤役旣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出次
啟籥見書莫不瞿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嗚呼曷歸乎
乃大哭旣而幢祭就國千旗首途野有輟耕巷無服馬男女

以辨號泣相望或觴於郊或餞於境扶服遮道汎瀾駐車莫
肯旋歸殆過信宿夫所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爲有德君
子之遺風猗嗟裴公蓋有之矣公名曜卿字煥之河東聞喜
人祖某皇朝亳州鄆縣令父守真皇朝成寧二州刺史贈晉
州刺史又贈兖州都督偕受祉必大垂裕不朽彰徹簡冊布
昭政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之昆友故冀州刺史子餘等六
人俱以儒行達天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令屯田員外
郎韋述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族姻有
如此者公覃訐有聲鬻齒克類公侯表於龜筮詩禮成於小
學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下髦之後尤邃於文長
安中則天首命有司考試調集之士而第其詞之高下公以
甲科授秘書省正字異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寮屬公

爲典籤兼掌文翰愛其材也其文藝有如此者頃之遷國子
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府事曹叅軍拜考功員外郎除右
司兵部二郎中領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守改授冀州翁歸
爲政不移於故跡延壽理人亟登於高第入拜戶部侍郎今
爲左庶子其闕閱有如此者若乃邁德由已全誠自衷出入
孝悌周旋禮樂福利以儉葆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倨微
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此具美可謂大賢
其庇身也弘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又
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是欲辭福祿其可得乎方當彌
綸帝績豈徒潤色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
可弭忘思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伐以予國之史臣也學於春
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徵拙於我事

則詳實言多遺失著循吏之傳願守文翁述馬野之詩慙非
史克詞曰瞻彼濟矣湜湜其止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
方和鑾央央務稽布常駿惠於王我隄旣溢我民旣恤成之
不日有始有卒黃髮皤皤飲公之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齊蒲河中府連理木頌

并序

韓愈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野夫來告
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
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
庶尹克司來師熊羆四方作儀憫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
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
是嘉俾賜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
木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

於夫君紀於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代石垂耀無極王抑余也
 奮肆姁媮不知所如願托頌詞長言之於康衢頌曰木何為
 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宋氏克臣來福無疆四六并對附以頌歌不寧燕息人樂王
 其惠祀汾陰壇頌并序
 凶回舉河宜歸人思寧王人旦言
 祥符紀號之三載岱宗展采之間歲蒲守臣狀輿人之誦以
 為坤靈所宅實惟郊上方冊具存粵在境內屬紹休於聖緒
 請備禮以親祠皇上覽奏謙讓不許侍臣進而僉曰泰嶽建
 封汾壤闕祀有所未答也外庭聞其事率籲者萬計露章抗
 其辭悃悃而三上臣誠難奪帝俞乃下羲仲涓日伯夷奏儀
 歲二月乘時龍備法駕奉秘檢陟廣時格殊尤之貺通於神
 明成曠絕之禮合若符契執允恭克讓之道形推功歸美之

旨凝嚴覃思闡郁郁之文純至奉先盡烝烝之性飄然鸞鳳
 之跡形於金石之刊四三墳六五典揭日月薄雲天昭示方
 來高邁前古乃詔宰臣且曰汝相臣禮實總攸司亦宜昌言
 以志純錫臣周爰事實對揚王休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粵以
 坤靈定位秉陰成德侔天洪覆博厚蘊於化先載物無私翕
 忽章於神變其止也一其動也剛將發祉於沉潛必炳靈於
 盼鬻惟陰陽之不測在動植以攸依瞻惟冀方奠厥中域水
 土深厚風俗勤儉敷紛沃衍盡闢於污萊豐實敦樸有同於
 淳古載觀舊志叅校前聞軒后之祀方印實惟其地虞舜之
 都蒲坂綽有遺風直大昴之南街距諸綸之半舍原隰相屬
 瀾迤而龍鱗堆阜孤標崛吻而雲矗書載媯汭在其境詩歌
 韓奕亘其右靈掌標於巨嶽素汾合於洪河逸勢奔趨迅湍

激射綿億載而隆起無流壤之微潰堅如注於碣石危若冠於靈山廣袤屈盤崢嶸詭異宛同大造允謂神區以因地之宜爲祈祀之所必有主宰以定攸居欽若大猷歷選列辟辨方正位懋建於皇極依神設教陰騭於下民意在奉母儀禱年穀而已漢元鼎中始建嚴祀式新明制從馬談寬舒之議屢崇於愍祀唐開元際克甄墜典踐修厥猷覽張說蕭嵩之言亟興於逸禮物無疵癘歲臻豐懋蓋俯鄰於畿甸或因事於巡遊時奉瘞瘞易如尚茲湮廢闕其靈應墜居溫洛及宅爰郊通困屢遷限於重阻歷代而下方屬弄兵千里而遙豈違錯事玉澤竭而頌聲寢彝倫敦而舊章缺丕天大律曠世盛節日不暇給安可輕議且禮樂重事豈淪胥以亡及聖明利見故授之以泰太祖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

皇帝運斗極綏天保三靈改卜撫飛龍之運四征不庭革猛虎之政惟睿作聖臨下有赫謳謠欣載序章皇靈揖讓開階允歸天授集大勲而成王業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席羅圖躋大寶麾旄致討下恃險之邦執契居尊洽同文之化帝德廣運神武不殺體元立制將聖多能適駿緝熙徇齊敦敏敷至治而致承平也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自儲兩陟元后承天之序象日之升協帝膺期續戎御曆五材並用六府允修總絜宏綱深思遠馭順乎乾而發大號取諸豫而懷永圖務稼勸農保邦固本講兵要計審實取材六郡震師五祚薦驅革輅巡省翰垣邊埃自寧兵鋒不頓輪臺罷戍上因感悟玉關謝質有異綏懷得用武之善經茂庇民之丕德威靈赫於無

外聲教殫於有截四方從又萬彙由康作法於涼議事以制
欽明稽古御辨撫圖講理三雍懸書兩觀囹圄清而刑幾措
黷塾興而民崇讓三郊吉土有文王昭事之勤明發上陵極
顯宗孺慕之感武有七德禮備三驅丹浦非樂戰之心形於
歌詠天乙有弛咎之惠垂諸載籍今乃罷去羽獵包以虎皮
惻隱之仁溥臻於微類好生之德上洽於昊天元化旁流皇
風載躋頑豔斯感人神以和順風之拜未施飛昂之靈下告
寶符錫祚昭授羲畀妣之瑞玉牒登封有踰周軼漢之盛介
夫純嘏延及羣氓和以天倪納於軌則幾一變之至道妙萬
物以爲言休大庭宵姑射宅心道秘研幾繫表前宣室之席
未遑於顧問挽襄城之駕靡事於巡功無何西土之人周行
之士鳧趨麇至不謀而同辭筮短龜長協從而廸吉克符天

誘始定時邁下沛然之詔慰後予之情方澤致恭爲人而祈
福近臣祇命先期而戒事靡干民力咸給縣官事酌時中禮
惟聖擇慎徽備物有條而不紊博士議郎置蒞而已定時告
上帝親享大宮越獻歲履端之初屬道人布令之月皇輿夙
駕天罩前驅耀國容增儀衛導寶籙遵皇衢却咸夏之音御
蒲塞之饌故靡從於游豫祇靜專於祀事逶迤式道星列而
天行戾止周廬淵渟而嶽鎮弭芝蓋達蒲津戒官師飭法從
九官列序冠冕繹於清途七華騰裝羽旄蔽於朝旭翠蚪奕
奕齊輅遲遲俯頌祇之庭臨逆釐之館恍惚杳冥之際將事
神交螭蛸蠖濩之中式資齋默辛酉饗后土地祇於泰圻奉
天書於左次嚴二聖以配焉秉鎮圭紆皇組實羲象奠琮幣
體薦黃犢藉用白茅壇三成而庶品陳樂八變而柔祇出正

辭以達其志祇瘞以終其禮織羅不動瑞香沓臻協氣橫流
歡聲沸渭能事畢舉何止禴祭之恭應臚傳之速即時移彩
仗欵廟貌展儀省祀徽冊旣藏登歌申獻睟容如在秩秩而
中節莘莘而有踐少留清蹕周覽平臯吐金景以敲浮雲式
觀寶氣橫素波而鳴簫鼓詎敦歡遊翊日卽法宮坐黼帳振
振麟趾之族師師鷺序之行鞆繹之長拱於著勾陳之衛嚴
於外禮申同瑁肆覲於羣后澤被蓼蕭大賚於四海資生仰
化罄圖效祉觀民設教命市納賈俗無非僻噐不苦窳化行
比屋有可封之民會盛塗山無後至之國若薰風之復起訝
絳光之再燭舉合飲之文不遺於黃耆需有差之賜下及於
門欄井冽寒泉地湧神瀆載紆乃顧易以嘉稱望祀於海增
峻其嚴壇允猶翁河載循於戒典金華作鎮紫氣臨關覽巨

靈之蹤慕元元之教和風習習膏澤祁祁旣呈瑞於豐年亦
清塵於夷路宵分載止星言靡滯良田撫撫有多稔之謠束
帛彘彘洽烝髦之詠由分陝之地出二嶠之間六轡如琴觀
襟帶之險九旂齊軌造圖書之淵順陽春考王制舉周醪陳
洛晏山園在望夙夜永懷馨欬如聞馨香以達躬脂澤感霜
露歷山川之竒秀美聖賢之遺懿誕敷鴻藻窮三變之原高
揭璇題紀一時之異或熙載而有作或倬彼以成章並鏤貞
珉垂爲世範六飛同軫萬國歡迎咸發詠於載歸悉蒙休而
安愈歸格用特觀盟之儀斯畢飲至舍爵醕勞之典遂行命
酌衢樽均歡魚藻取需干之象溥洽示慈成樂只之儀維歌
旣醉煌煌焉穆穆焉總帝者之上儀盡天下之壯觀者也粵
自天啓巨宋運鍾累洽火辰耀玉燭調七政齊六府正躬操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絕瑞實表於鑒觀爰議升中巳申於昭答至如成富有之業
流餘羨之慶資仁育宣政本綿寓混蓋庶物流衍不愛其寶
可以侔資得一以寧自茲而始徇東征西怨之請有暴衣露
蓋之行靡憚於勤用申其報異於無謂而樂巡狩數出以露
威靈者矣矧乃祇肅精明內盡於志吉蠲滌濯外盡其物罄
文命致美之意放仲尼與祭之言不於其身抑損以寧儉若
奉於祀誠飭以期豐雖翕闕含章至靜而爲體若元通報浼
應變以無方臧事之辰薦鬯之夕貫天德水迥變於澄瀾麗
漢卿雲薦騰於縟綵青素之文符合逸材之獸馴擾九莖挺
秀合穎效祥充溢於冊書駢委於奏牘豈止獲乘矢集神爵
而已哉若夫惟德繫物至誠感神又安得昌遠而夤奉景靈
如期而克舉大事不疾而速不肅而成如是者也若夫秩小

大之神訓上下之則騰茂實揚洪輝禮莫重於登雲岱欵魏
睢對越兩儀茂應繁祉恢世教奉天經孝莫大於繼其志述
其事肆予時夏休有烈光非大信有孚何以盡明察之義非
要道溥被何以極顯揚之典洽百禮以昭其德陳萬舞以象
其功崇一術而衆美隨陳一事而十倫具嗚呼惠可底行祭
則受福兆民允殖百祿是道徽烈首於百王鴻禧垂於萬葉
而又穆清凝覽乾鞏勞謙煥發天文昭昭而諭旨寅威寶命
業業以持盈有嚴有翼而永英聲雖休勿休而彰健德體道
簡易大明終始固丕基於積厚延景鑠於無疆法坤元之永
貞若韶樂之盡善者矣臣徒幸丁辰素非達禮聞經疑奧游
夏何以措詞臨事講求房魏惡其不逮殊無風采密侍帝暉
適觀厥成拜命之辱談天罔極游聖難名祇奉五壇幸覩黃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雲之覆繼揚二雅終媿清風之作其辭曰巖巖岱宗明明乾
健標燎土騰雲封斯建高睢崛吻厚德攸依平宗致告育穀
是祈垂象蓋高含章光大以察以明地天交泰聖祖烈烈大
勲斯在神宗穆穆令聞不已以妥以侑夙夜恭止式嚴郊上
肅奉靈文率禮明具祗薦苾芬四隩來同羣靈胥洎惟孝奉
先惟聖克祀馨烈有融儀形大備神之聽之肅然格思昭其
絕瑞報以鴻禧羣生成遂百祿攸宜伊至誠兮虛標前祠豈
洞酌兮專美聲詩禮無違者道盡於斯既享以誠亦輔其德
允協永貞式揚聖則九壤謐寧百昌滋殖教化恢兮丕昭聖
職仁壽躋兮咸知帝力繹思粹精流謙中昃塊北無垠出坤
珍兮億萬斯年保民極兮

連理頌

并序

劉适

成周之世有異畝同穎之禾西漢之興得衆枝內附之木經
史具載號爲殊祥皆所以明至德之應也政和三年冬十月
适受命剖符獲守茲土幸承聖化吏奉法民樂耕盜息訟稀
風雨時若途謠里諺莫不歌詠太平之美顧才術何所施但
躬行不擾而已越明年春莫衆木方華有杏連理見於西圃
一本並柯中分上合直幹如矢偃葉如蓋華如紅雲實如翠
旒蓋翦然特異矣仰惟聖后臨御天下鴻德休明動植涵濡
珍符異貺比比以見乃者洛浮蟾枝湖貢神器后呈堯瑞圭
顯禹功龍興瑪瑙大和水晶南雄之精麻城之鶴鄭山之菌
后城之芝凡郡邑之獻於大廷者歲臻月益至若秘殿瓊苑
祥應殊常連理七木相繼發見紅渠並秀碧丹交舒竹生黃
蓋槐敷異枝凡此不可勝紀嗚呼盛矣惟茲遠邦與承帝力

斯木之出彰我皇仁非休明盛世烏睹此祥瑞哉迺承乏以來雖民淳事簡愧不敏無能闡揚靈應姑援筆書之以紀歲月云爾

河清頌

并序

朱右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十有一月戊辰黃河清七日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朝廷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靈應未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元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黃河一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春秋二百四十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之紀秦漢以降白麟赤鴈芝房寶鼎歌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表爲年紀未聞河

清之瑞也宋元嘉中河濟清北齊武成以大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中興河清四日至三十里亦未嘗有七日之久五百里之遠也惟我國朝太宗皇帝丙子之歲黃河清距今一百四十六年河水載清乃至七日帝王受命符瑞未有若此之著者也夫天一生水爲數之元氣鍾於子居方爲北皇朝起運建國號元得天一之數肇起朔方符水德之瑞聖天子聖神文武皇太子睿智仁孝河之呈神實應於此矧水之爲物清乃本性河濁而清又返本還元之徵也臣右跼伏草野竊聞盛事曠古所無不勝忡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維河之靈發源崑崙下合葱嶺度越龍門滔滔萬里沸騰駿奔介江達海嶽配川尊經雍冀堯爰奠中原流衝湍激汨汨其渾旣渾何清旣激何溫溫間而清千載罕聞聖神御極握乾

闡坤河伯呈祥坤后效珍肇自平陸至於孟津亘五百里七日弗淪其澄如淵其氣如饒日光至潔風瀾激沄龍鱗結絡虹彩繽紛列比甘醴瑞同景雲動由地脉原本天根上符水德載昭帝闡帝嘉瑞應錫之璵璠沈璧藉纁裸酒炙膳率土胥慶詞臣致言泰運中興民阜物蕃車書文軌登虞邁軒於千萬歲永祚皇元

明

河清頌 并序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啟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廼即帝位紀元洪武之

解 縉

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彩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湯如金鎔如鉛汞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元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廼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苒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瓊瑜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五
薄彩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練錯雜斑映
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爲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微碧
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柁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
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有
自河津傳播於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
於秦隴之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
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衷衷而不能去者晉高
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
圖與晉人克合於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
八日乙卯廼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旣
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太祖高皇
帝神靈然自陛下卽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

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流球真蠟拂林覽邦緬甸波
勒迤比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否
召不約咸至於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
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天啟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廣
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昌期
歲在辛丑雲雷構迤河清獻瑞旣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
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位紀元龍門河清應於
明年東夷始服三陲接踵如何奔趨有赴無壅我皇繼統永
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
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
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

山西通志 卷二百十六 藝文
既奔濺目沃鐵闕石迴瀧盤束地底龍門天開弦激蜩起衝
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汨沸鼎經緯天文橫絕地紀
貫於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於水四瀆之列莫大於
此於此考祥粵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
霞流倏陽忽陰乍闕乍收其騰氤氳其下續續其旁困困其
隙紘紘海市青紅仙神艷淑翳鳳駮麟朝墩若木轉眄合空
伏波凝席沈沙躍金聖壤薦璧驚鷗鷁羣下顧毛羽隔岸見
魚空行曳尾星若耀斗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
既元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
運合於五采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
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
垂禾羽苗格簫韶鳳儀於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驚貞賦

絡繹冀通島夷夾石充導九河轉輸濟潔浮於磧石龍門會
於渭汭匪緩而渟曷勝舟載盈變謙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
曷知古昔於昭大明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
欽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聖不自聖惟謙
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
流載清龍門如礪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